

《窃兵符》【三本】

主要角色

廉颇：净
赵胜：老生
赵胜妻：旦

情节

秦王以王龁为将，进攻赵都邯郸。赵王惧，再用廉颇，守邯郸，御秦军。赵相平原君赵胜，又差人驰书至魏，求信陵君无忌援赵。

根据《京剧汇编》第一百零六集：北京市戏曲研究所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军士引王龁同上。)

王龁 (北粉蝶儿) 野旷营高战场开，
阵云笼罩。
贴西风旌旆飘飘，
领雄兵，
调虎将，
声威赫耀。

(念) 卓哉鲁仲连，品高人人羨。不帝我强秦，兵威稍稍敛。

(白) 某，秦邦大将王龁。前同武安君白起，长平一战，坑杀赵兵四十余万。正欲攻下邯郸，有魏国新垣衍前来赵邦，请尊我主为帝，其心意在解围。不想被鲁仲连一番言语阻止。我主甚慕仲连高风，又惮廉颇、李牧英勇，故而暂退汾水驻扎，令某仍屯邯郸，探其动静。如今探得廉颇患病，不能领兵，也曾密报大王，请令发兵攻打。想早晚将有君旨来也！

蒙骜 (内白) 圣旨下！

军士甲 (白) 圣旨下！

王龁 (白) 大开营门！

军士甲 (白) 大开营门！

(【大吹打】。四大铠引郑安平、司马梗、蒙骜持令牌同上。)

蒙骜 (白) 大王旨下！

王龁 (白) 千岁！

蒙骜 (白) “昨据王龁密报，邯郸情形可攻，特着蒙骜领军十万，郑安平、司马梗作为左右副将，同心协力，定要打破邯郸，毋负重托。”

王龁 (白) 千千岁！

(【吹打】。王龁接令牌。)

王龁 (白) 将军！

蒙骜 (白) 将军！

郑安平、
司马梗 (同白) 末将等参见！

王龁 (白) 二位请坐！

郑安平、
司马梗 (同白) 谢坐！

王龁 (白) 大王安泰？

蒙骜 (白) 我主驾安。大王言道，既已探得廉颇染病，李牧远在代州，平原君赵胜不谙兵事，虽有食客三千，不过是说客之流，何能济得大事。为此特命某来，同心攻打邯郸，早传捷报，以副大王圣怀。

王龁 (白) 君见与臣相同。此际进兵，全仗诸位将军之力。

蒙骜、
郑安平、
司马梗 (同白) 还是仰仗大将军。
王屹 (白) 岂敢！
来，今晚四更饱餐，五鼓整齐队伍，不待天明，攻打邯郸。
四军士 (同白) 啊！
王屹 (忆秦娥) 旗仗高挑齐遥威，
破邯郸红旗捷报。

(众人同下。)

【第二场】

(赵胜上。)

赵胜 (白) 咳！
(忆秦娥) 满目惨凄凄，
无宁日，无宁日！
内乱将作，外援不至。
(念) 高台百丈尽头颅，何止区区万骨枯。矢石无情缘斗胜，可怜降卒有何辜！
(白) 某，平原君赵胜。唉！不意大王误用赵括去代廉颇为将。岂知赵括自恃一己之能，将廉颇军政约束，尽行更改，与秦一战即败。他死在秦军之手，不足为惜，可怜我军四十余万，尽被白起杀害。只杀得血流淙淙，杨谷之水，皆变为赤，秦垒之间，头积成山，只存少年二百四十人放还。搅得我国，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孙，妻哭夫……沿街满市，号哭不止。正尔疮痍将痊，岂知秦贼又来攻我城池。正是：

(念) 安危关社稷，生死尚难知！

(丫鬟引赵胜妻同上。)

赵胜妻 (忆秦娥) 日夜心萦系，
为何无消息，无消息！
(白) 啊相公！
赵胜 (白) 夫人！
赵胜妻 (忆秦娥) 你毕竟怎生划计，解此危势？
赵胜 (白) 哎！我此际心绪如麻，形如木偶，还能划得何计，怎解此危？
赵胜妻 (白) 妾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为，不可不察也！今番你我处此危城之中，义无所立，节无所成，莫非要作那下愚之类乎？且相公堂前，尝养三千食客，其中岂无文韬武略之人？若能得一长策，收那中智之功，此则转祸为福，岂不是好？
赵胜 (白) 明镜所以照形，鉴往所以知今。前者，我去说楚，欲得食客文武全备者二十人同往，岂知三千余人之内，文者不能武，武者不能文，选来选去，只选得一十九人。若无毛遂自荐，几被楚王笑话。今此累卵之势，再想得一文武长策之士，只怕不得能够了！
(唱) 十数年养士名播扬于世，
食客数比孟尝难分高低。
实指望仗他等分劳代力，
哪知晓全无个出色男儿。
孟尝君出函关仗鸡鸣犬吠，
我平原说楚王实亏毛遂。
那田文复齐相得冯驩之计，
我赵胜困邯郸有谁扶持？
想魏国与赵邦势若唇齿，
何况是结婚姻亲戚之谊。
前致书既已蒙遣将晋鄙，
恰缘何屯其兵不来解围？
且令弟信陵君向称侠义，

能济困能扶危谁人不知。
 尝闻他也养着三千珠履，
 难道说与我客一般无奇？
 眼见得赵将成西山落日，
 望救解好似那涸辙之鱼。
 他袖手或因我不足相庇，
 独不怜亲骨肉甘让秦欺！
 君所言固然是层层有理，
 大厦成几曾见一木独支。
 可笑者三千客安居坐食，
 临危难全无有解难之机。
 论毛遂虽说得楚王适意，
 讲其才终不能制胜出奇。
 其余的想都是因人成事，
 赚得个衣食足谁管是非？
 论贤名人皆晓我弟无忌，
 为护鸠尚能使恶鹞头低。
 这时节不见他拯救消息，
 袖手观亲骨肉甘被人欺？
 莫不是我兄王畏秦如虎，
 莫不是那晋鄙老而无为？
 思想起为今计别无可取，
 请君去割切切作下尺书。
 料此际投书者无人敢去，
 妾情愿舍微命亲去一回。
 若能够到家乡见兄见弟，
 他不发兵来救赵我不来见伊。

(赵胜起立。)

赵胜 (白) 啊！你、你、你要亲赴魏邦求救么？
 赵胜妻 (白) 然也！
 赵胜 (白) 喂哟！那秦贼的人马好生厉害呀！
 赵胜妻 (白) 怎见得？
 赵胜 (白) 夫人！
 (唱) 不闻他兵儿将儿都带着那雄雄赳赳的虎狼气，
 不闻他车儿马儿四下里喧喧腾腾地在八面驱驰。
 我这里老儿少儿有谁个轰轰烈烈地保护着你？
 我这里男儿女儿选不出个将将就就的人儿跟随。
 眼见他旗儿旌儿布得飘飘荡荡遮天盖地，
 眼见他枪儿刀儿摆得来森森严严鬼惧神疑。
 似你这貌儿材儿明是个怯怯虚虚的懦弱身体，
 他见了你如饿虎见羔羊啖啖噬噬一口吞之。
 兀的不顿使我心儿肝儿为着你，惨惨凄凄哭不出血泪，
 兀的不顿使我魂儿魄儿怕不是恍恍惚惚在九霄外飞。
 劝夫人忙把那情儿意儿你与我安安稳稳万不可提起，
 莫教我失群雁东儿西儿盼不到恩恩爱爱偕老的娇妻。

赵胜妻 (白) 哎！
 (唱) 一任他豺儿狼儿排成着狰狰狞狞的攒羊之势，
 一任他鬼儿魅儿布成个昏昏沉沉的迷魂幛围。
 我不用旗儿伞儿簇拥着前前后后多人护卫，
 我只须侍儿马儿相随去平平坦坦直往魏国去。
 怕什么他戟儿剑儿结得来层层叠叠如铁桶相似，
 怕什么人儿马儿裹就个密密扎扎的金锁重围。
 你道我手儿足儿似乎像窄窄纤纤无甚气力，

哪知我胆儿量儿更比那粗粗大大的虎将还威。
到临敌精儿神儿你看我抖抖擞擞直冲他队里，
杀得他兵儿将儿一个个跌跌滚滚一霎时尸横血滴。
劝君家休将那心儿意儿为着我愁愁蹙蹙不能成事，
准看俺不待慢鱼儿雁儿早报取平平安安退贼的捷书。

赵胜 (白) 呀！
(唱) 听你言得来这般容易！
赵胜妻 (唱) 不容易又何必向君妄提。
赵胜 (唱) 倘此行若逢贼万一有失，
赵胜妻 (唱) 即效个忠良将血染沙泥。
赵胜 (白) 啊！
(唱) 此一句吓得我心如刀刺，
(白) 哎呀！夫人哪！你若果然如此——
(唱) 可不就生喳喳鸳鸯分飞？
劝贤妻把此事万勿提起，

(内喊声。)

赵胜妻 (白) 呀！
(唱) 恰缘何一霎时人喊马嘶？
(白) 侍儿！
(唱) 忙引导一同到二堂上去。

(丫鬟引赵胜妻欲下，李同内击鼓。)

赵胜 (白) 啊！
(唱) 击堂鼓莫非是军情紧急！
赵胜妻 (白) 来！
(唱) 到宅门尔与我立传示谕，
甚紧急教他来当面禀知。
丫鬟 (白) 是。
何人击鼓？相爷、夫人立等二堂回话。
李同 (内白) 来也！

(李同上。)

李同 (唱) 贼兵攻城势甚急，
守城儿郎怨声啼。
为此击鼓来面启，
(白) 相爷、夫人！
(唱) 快快设计保城池。

赵胜、
赵胜妻 (同白) 何事紧急，便来击鼓？
李同 (白) 哎呀，相爷、夫人哪！那秦贼今番前来攻城，好生厉害！
赵胜、
赵胜妻 (同白) 怎见得？
李同 (白) 相爷、夫人容禀：
(念) 王龔、蒙骜督将，司马、安平副之。这回更比前番勇，人马却似加倍。
乱箭尤如飞蝗，到处全搭云梯。纷纷爬城若蝼蚁，哪怕滚木擂石。

赵胜、
赵胜妻 (同白) 我处守城的可都努力？防堵得住否？
李同 (白) 咳咳咳！
(念) 我军长平败后，几个痊愈疮痍，昼夜防守带着饥，试问谁人有力？
一闻贼兵来到，个个搓手悲啼。
(白) 相国！
(念) 若不早作良谋计，将成瓦解之势！

赵胜、
赵胜妻 (同白)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李同 (白) 李同有言，冒陈相国。

赵胜 (白) 有话起来讲。

李同 (白) 喳！臣观将士昼夜巡城固守，人人皆有饥色，百姓望救不来，纷纷皆有出降之意。

赵胜、
赵胜妻 (同白) 哦！

李同 (白) 相国安享富厚，军民未沾一餐之惠，谁肯为君尽力？若能令夫人以下，编人行队之间，分工而作，府中所有财帛，尽数散给将士百姓，将士百姓在这危苦之际，见有如此舍己救众之心，自必感恩戴德，定当为君出力死守，此则家国两全之计，乞君谅之。

赵胜妻 (白) 好！此正是抚民安邦、舍己从人之策也。我倒未曾想到。

相公，我即去检点所有财帛，分散军民，一边招募勇士，就着李同率领。一边招募妇女，付我亲统巡城，毋得违误，快去。

赵胜 (白) 喳！

(赵胜欲下。)

赵胜妻 (白) 来！

赵胜 (白) 有。

赵胜妻 (白) 那往魏国求救的书信，与我修得割割切切，待我乘隙亲去走遭。

赵胜 (白) 这！

赵胜妻 (白) 啊！你敢不写么？

赵胜 (白) 哦，是是是！

赵胜妻 (白) 快去！

(赵胜妻下。)

赵胜 (白) 哎呀险哪！

李同 (白) 听夫人口气，莫非亲到魏国求救不成？

赵胜 (白) 然也！只是她如何去得呢？

李同 (白) 求救魏邦，固是要紧，夫人断乎去不得。

赵胜 (白) 是呀！

李同 (白) 相国可作下手书，李同愿去走遭。

赵胜 (白) 且将城内军民，安抚定了，然后再去。廉大将军病体，不知如何，我当亲去探望，且他久在军中，必有高见。你今且去招募男女，我去分散财帛，也好共守城池。明朝同我去探探廉大将军的口气。

李同 (白) 是！

赵胜 (白) 咳！

(唱) 这正是远水难救近火急，
促迫委实难画机。
明朝同你去求计，

(赵胜下。)

李同 (唱) 愿得奇谋救此危。

(李同下。)

【第三场】

(尤健上。)

尤健 (念) 列国无义战，诸侯皆妄争。可怜将与卒，几个是完人？

(白) 我，廉府家丁尤健便是。老爷本来御秦甚力，不料主上命赵括前往长平代将，致使丧师辱国。老爷因此愤怒成病，卧床已久，近日喜得扶杖而起。不免扶他出来散散闷。

啊，老爷，您到外边儿坐坐呀。

廉颇 (内白) 搀扶了！

(廉颇上。)

尤健 (白) 看仔细！

廉颇 (西皮慢板) 自敢谓声名儿不为不振，
自敢谓智与勇足御秦人。

恨无端突撤我大将权柄，
到而今方信某是练达的老臣。
看老爷尊容比以前好得多了。

尤健 (白) 廉颇 (白) 尤健 (白) 廉颇 (白) 尤健 (白)

昨日稍进饮食，今朝胸中似觉舒畅了些。
谢天谢地。愿老爷从此福寿康宁。
可有人前来看望于我？
文臣武将，都来问候金安。因老爷有谕在前，未敢妄启。昨晚有裨将李同，闻知老爷起床，一来请安，二来告知那平原君今早要来拜候。

廉颇 (白) 尤健 (白)

如此，尔到门上等候。若是平原君到时，说我不及迎迓，屈驾进府一叙。
是。

(尤健下。)

廉颇 (白) (西皮摇板)

咳，某家只恨那赵括呵！
他真是初生的犊儿不识虎，
枉读父书自称能。
他身死沙场谁怜悯，
只可叹断送了四十五万兵。

(尤健、李同引赵胜同上。)

赵胜 (西皮摇板) 尤健 (白) 赵胜 (白) 廉颇 (白) 赵胜 (西皮摇板) 廉颇 (西皮摇板)

闻召急忙来慰问，
平原君到。
啊，大将军！
相国！
但愿你否去泰来永安宁。
某是樗栎庸才常带病，
怎比君松筠柏节万年青。

赵胜 (白) 廉颇 (白) 赵胜 (白) 李同 (白) 廉颇 (白) 赵胜 (白) 廉颇 (白) 赵胜 (白) 廉颇 (白)

哎呀呀，言重啊，言重！
请坐！
有坐！
李同叩见大将军！
请起！
适闻贵恙痊可，使某不胜欣慰。
多承挂念。但有一事请教。
何事下问？
廉颇自任事以来，未尝失利，今者，缘何突命赵括代将，岂真视老臣为朽木不成？

赵胜 (白) (西皮摇板)

此事初时，主上原不知细底，继之败后，方知秦邦范雎以黄金数万，使其心腹门客从间道人我邯郸，用下反间之计也。
他散布流言惑百姓，
传说将军怯战老无能。

廉颇 (白) 赵胜 (西皮摇板)

哦！
要胜秦邦改将领，
唯当用赵括马服君。
大王心急把赵括问，
偏他当君夸其能。
代将后立改将军令，
约束全废听他行。
初战却把秦兵胜，
他哪知是诱敌困我军。
断粮草是司马错与司马梗，
左右翼是蒙骜、王翦两支兵。
只杀得海沸山岳震，
只杀得遍地血淫淫。
突然闪出将白起，
不由得赵括吓掉魂，

马失前蹄丧了命，
 傅豹、王容也归阴。
 苏射逃走，冯亭自刎，
 其余皆被白起坑。
 只吓得我国军民无投奔，
 只惊得我国男女如失魂。
 买卖罢市无人问，
 街头巷口全是哭声。
 想古今血战难免伤和损，
 大将军！
 (白)
 (西皮摇板) 哪曾见这般的残酷实罕闻。
 廉颇 (白) 咳！
 (西皮摇板) 何者谓执掌那三军司命？
 何者谓节制那百万军兵？
 (白) 某想行兵之要，全在主帅节制有方。其制也，守之以静，发之以动。兵之未出如山岳，兵之既出如江河。变化如风云，号令如雷震，赏罚如四时，运筹如鬼神。如此行去，则亡而能存，死而能生，危而能安，祸而能福，此将才也。若以身贵而贱人，以独谋而违众，以强辩而自饰，以骄傲而耻下问，此则是为将之大弊。赵括兼而有之，他不败何待！
 (西皮摇板) 仁义信智与勇他全无分，
 唯有刚愎自逞能。
 到而今丧师辱国谁不恨，
 赵胜 (白) 咳！
 廉颇 (西皮摇板) 他身死沙场还落骂名。
 赵胜 (白) 说的是呀！
 廉颇 (西皮摇板) 某想秦军既得胜，
 (白) 不久呵！
 (西皮摇板) 定来打我邯郸城。
 赵胜 (白) 哎呀！大将军哪！
 (西皮摇板) 那暴秦果比虎狼狠，
 亚似穷凶梟獍心。
 他胜后便发人和马，
 一直来围我都城。
 现在邯郸已遭困，
 军民私语乱纷纷。
 忠勇的甘心相死守，
 无义的便想去投秦。
 似此内乱言难尽，
 (白) 大将军！
 (西皮摇板) 却教我孤掌是怎样鸣？
 廉颇 (白) 呀！
 (廉颇丢杖起立。)
 廉颇 (西皮快板) 闻言使某咬牙恨，
 (白) 秦贼呀！秦贼！
 (西皮快板) 尔敢胆藐视赵无人。
 休道某七十开外的老儿身带病，
 某一怒杀他个遁入函关紧闭门。
 (白) 不道秦贼如此强暴，他今既来，必不轻退。只是我邦内乱不止，外援不至，如之奈何？
 李同 (白) 内乱么，相国已将自己所有财帛分给军民。军民感恩戴德，皆愿以死同守。又募得壮士三千，由李同率领。巡逻妇女千人，是相国夫人统带，内乱已无妨矣！
 廉颇 (白) 哦！好！此系相国舍己从人的美举。
 赵胜 (白) 为国捐躯，死且不避，何况财帛乎！

廉颇 (白) 相国说得是。外邦可有援救的信息？

赵胜 (白) 某曾至楚求援，蒙楚王允命春申君黄歇带兵前来，共伐强秦，无如远水难救近火。魏邦虽着晋鄙来援，他却将军马屯于邺下观望，再四达书催促，至今未见动静。荆妻无奈，欲亲自突围去魏邦面求，立命晋鄙出兵，并求他兄弟无忌同来解危。大将军你道荆妻可去得么？

廉颇 (白) 求救固是极务，但此重围层层，君夫人实实在地去不得！

李同 (白) 李同已求相国发书，拼命杀出重围，大将军以为可否？

廉颇 (白) 将军去固去得，但城中调拨巡守，又非你不可。某家丁尤健，颇有胆勇，且与令舅信陵君相识，君可付书着他走遭如何？

赵胜 (白) 这！秦军围得铁桶相似，他能冲围而去么？

廉颇 (白) 某自有道理。

尤健！

尤健 (白) 在！

廉颇 (白) 尔可速选快马一匹，扮作百姓模样。

李同！

李同 (白) 在！

廉颇 (白) 尔可挑选壮士千人，某当亲自披挂，调齐亲丁百名，大家速速饱餐，三更时候，探得秦贼攻城疲惫之际，出其不意，随某开城杀出，管取破其重围，教那尤健安然而去。

尤健、
李同 (同白) 喳！

赵胜 (白) 哎呀！大将军哪！你病未大痊，兼之春秋已高，何能突此重围。万一有失，如何是好！

廉颇 (白) 哎！食君之禄，当分君忧。老夫多病，难道便不能安国杀贼了么？

(西皮摇板)

一任他秦贼个个狠，
自敢夸廉颇手段精。
某一马冲他连环阵，
杀得他鬼哭神也惊。
你书札要剜切比火紧，
方能动他君臣骨肉情。

赵胜 (白) 哦，是是是。

廉颇 (白) 尤健！

(西皮摇板)

尔突出重围飞马奔，
直投魏邦信陵君。
把真情实语向他禀，
他不发救兵尔勿回程。

尤健 (白) 遵命！

廉颇 (西皮摇板) 请君后堂同畅饮，
三更后开关杀贼人。

廉颇、
赵胜 (同白) 请！

(廉颇、赵胜、李同、尤健同下。)

【第四场】

(【起初更鼓】。)

赵胜妻 (内二黄导板) 夫仗义妻疏财解此民困，
(四女兵、二丫鬟执鼓、锣、火把、灯笼引赵胜妻同上。)

赵胜妻 (二黄慢板) 幸抚慰城内乱已得安宁。
紧咬着银牙根将秦贼来恨，
忒饕餮直欲将列国全吞。
忆苏秦身挂着六国相印，
约合纵原为着协力摒秦。

(二黄摇板) 秦未摒反弄得各国自拼,
你杀我我杀你盟誓何存?
齐与鲁、燕与楚、韩亦不问,
魏与赵是唇齿兼系至亲。
明明见我邯郸被秦围困,
却缘何不拯救真是薄情。
我无奈领女兵登城照应,
(赵胜妻、四女兵、二丫鬟同登城。)

赵胜妻 (白) 呀!
(二黄摇板) 远望那贼营盘密密层层。
(白) 来!
(二黄摇板) 将滚木和擂石人人拿定,
贼攻时紧抛打毋得稍停!

四女兵 (同白) 是。
(四龙套、四军兵、王屹同上。)

王屹 (西皮快板) 凜凜威风杀声震,
四面攻打惊人魂。
轎车之上内城望,
(白) 啊!
(西皮摇板) 火光下现出女将军。
(白) 呔! 女将啊!
(西皮摇板) 敢是男儿全皆病,
着尔妇女来守城。
说你的名来通你的姓,
讲明了免得死无名。

赵胜妻 (白) 秦贼呀!
(西皮摇板) 我与你风马牛儿不及并,
各守疆界各为君。
常言道抚众仗仁政,
哪曾见暴戾害生灵。
可晓得枉杀人者终偿命,
须知晓爱惜人者子孙兴。
我国男儿正在高歌将酒饮,
又何尝把尔等放在心。
尔好似精卫填海枉劳顿,
尔好比蜻蜓撼山空费神。
劝尔等早早收兵将身遁,
方免得身首异处尸骨分。

(【起三更鼓】。)

王屹 (白) 咦!
(西皮摇板) 这无知妇女口竟硬,
胆敢向某鼓舌唇。
(白) 尔等听者!
(西皮摇板) 要偷生忙出关速来归顺,
(白) 如若不然哪!
(西皮摇板) 管教你玉石不分尽皆焚!

赵胜妻 (白) 住口!
(西皮摇板) 可知道为人处世仗忠信,
岂似你助桀为虐丧心的人。
况我这深沟坚垒城百仞,
(白) 秦贼呀!
(西皮摇板) 尔便是有翅的鸚鵡也难飞腾。

王屹 (白) 来!

(西皮摇板) 一齐攻打各施劲，
四龙套、
四军兵 (同白) 杀！
(【急急风】。四龙套、四军兵同作攻城。赵胜妻、四女兵、二丫鬟城上同抛滚木、擂石。四女兵同射箭，王屹、四龙套、四军兵同闪躲。)
赵胜妻 (白) 贼子！
(西皮摇板) 方知俺有守有备的女将军。
廉颇 (内白) 开城！
(四壮士、李同、尤健、廉颇同上，同冲出城。廉颇、四壮士、李同、尤健同左走，王屹、四龙套、四军兵同右走，对冲，四壮士、四龙套、四军兵自两边分下。)
王屹 (白) 来者何人？
廉颇 (白) 大将廉颇。
王屹 (白) 啊！
(王屹惊，后退。)
廉颇 (白) 看枪！
(廉颇刺王屹，王屹下，廉颇追下。二侍女执灯引赵胜妻同冲出城。赵胜上，勒赵胜妻马头。)
赵胜 (白) 夫人意欲何往？
赵胜妻 (白) 乘此机会到魏邦求救。
赵胜 (白) 呃！已经有人去了，何劳夫人亲去。
赵胜妻 (白) 放手！
(赵胜妻右转马头，赵胜勒住赵胜妻左转马头，赵胜勒住。)
赵胜 (白) 去不得。
赵胜妻 (白) 放手！
(赵胜妻再转马头，赵胜拖赵胜妻下马。)
赵胜 (白) 快快闭城，有开城者立斩！
(二侍女引赵胜、赵胜妻同进城下。)

【第五场】

王屹 (内西皮导板) 月明如昼马驰骋，
(王屹上，廉颇追上，杀。)
王屹 (西皮摇板) 灯火照耀兵纷纭。
(白) 廉颇！
(西皮摇板) 你有病合当归正寝，
为何沙场送残生！
廉颇 (白) 呸！
(西皮摇板) 某家固有三分病，
日食斗米肉十斤。
连日野味无承应，
特来取尔豺狼心。
王屹 (白) 呸！
(西皮摇板) 我谅你年老力衰难斗狠，
廉颇 (西皮摇板) 可知某愈老愈勇愈精神。
王屹 (西皮摇板) 今夜同你拼一拼，
廉颇 (西皮摇板) 不待天明便要抽尔的筋。
王屹 (白) 看枪！
(廉颇、王屹同打对枪，双扭下，打连环，接攢。尤健、四壮士同上，同起打，李同上，挡，尤健下。四兵士同上，李同打四兵士同下。)
四壮士 (同白) 秦兵败往南门去了。
李同 (白) 杀向南门！
四壮士 (同白) 啊！
(四壮士引李同同下。)

【第六场】

(四军士引郑安平、司马梗、蒙骜同上。)

蒙骜 (西皮摇板) 月照东方分外明,
人困马乏少精神。
暂且罢兵归寨饮,

(四兵士同上。)

四兵士 (白) 报! 启将军: 西门大寨已被廉颇带领无数壮汉突破, 杀得我军犹如落花流水。

郑安平、
司马梗、

蒙骜 (同白) 啊! 那廉颇不是有病了么?

四兵士 (同白) 明明见他一马当先, 冲杀过来, 犹如天神一般, 不像有病模样!

蒙骜 (白) 来, 一齐杀上前去!

四兵士 (同白) 啊!

蒙骜 (西皮摇板) 闻报顿觉使人惊!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廉颇、王屹同扭上, 一扯、两扯、两逼, 开打, 廉颇压住王屹枪。蒙骜上。)

蒙骜 (白) 看刀!

(蒙骜挑开, 王屹闪下。蒙骜劈三刀、廉颇让三刀。)

廉颇 (白) 来者何人?

蒙骜 (白) 大将蒙骜。尔可是廉颇?

廉颇 (白) 然。

蒙骜 (白) 看刀!

(廉颇、蒙骜同起打。李同上, 战。蒙骜下。司马梗、郑安平同上, 同起打, 败下。)

廉颇、

李同 (同白) 哪里走!

(廉颇、李同同追下。)

【第八场】

(场设城。赵胜上, 冲出城, 望。)

赵胜 (白) 好险哪!

众军士, 将灯亮火把, 多多点起, 高高竖在城头。大家齐声呐喊, 擂鼓助威者!

(四大铠、四女兵、赵胜妻各执高灯自两边分上, 三喊三冲。四壮士、四兵丁同打连环。四兵丁同下, 司马梗上, 刺, 四壮士同滚枪下。李同上, 起打, 司马梗下。郑安平上, 李同下。蒙骜、廉颇、王屹同上, 同起打, 架住。四兵士、四壮士同上, 同攒。四扯, 同攒, 四将同对冲下。四兵士、四壮士对打, 四兵士同下。司马梗、郑安平自两边分上, 同起打, 刺四壮士自两边分下。廉颇、李同同上, 同打郑安平、司马梗下。蒙骜、王屹同上, 同起打, 同败下, 廉颇、李同同追下。)

赵胜 (白) 哎呀妙啊! 月光下遥见秦贼渐渐奔逃, 廉颇将军真乃神勇也! 我何不乘此得胜之势, 作为疑兵接应, 哪怕那秦兵不人人丧胆而逃。
众军士, 分兵一半, 谨守城关。一半人马多掌灯亮, 随爷出城助战。

四大铠 (同白) 啊!

赵胜 (西皮摇板) 乘此得胜奋勇进,
杀得他天崩地也倾。

(赵胜妻、四女兵同暗下。四大铠引赵胜同出城, 同冲下。四壮士、郑安平同上, 同起打, 四壮士同下。李同上, 打郑安平下。四兵丁同上, 接攒, 四兵丁同下。蒙骜上, 刺李同右腿。廉颇上。)

廉颇 (白) 看鞭!

(蒙骜回枪刺李同下, 廉颇打蒙骜下。王屹上, 廉颇捞王屹扑虎, 司马梗上, 架住廉颇, 四兵丁同上, 扶王屹同下。廉颇、司马梗同起打, 廉颇打司马梗死。郑安平、蒙骜同上, 同起打, 李同上, 接打。郑安平、蒙骜同败下, 廉颇、李同追下。四兵丁扶王屹、蒙骜、郑安平同上。)

王屹 (白) 好杀呀! 好杀! 司马梗呢?
蒙骜、
郑安平 (同白) 已被廉颇打死了。
(内喊杀声。)
王屹 (白) 哎呀, 看看东南角上, 火光冲天, 又有无数兵马追来, 快快逃归汾水大寨, 去见大王便了。
(廉颇、李同同上。)
廉颇、
李同 (同白) 哪里走!
(四兵丁、王屹同下。廉颇、李同同过合, 四壮士同上, 同架住, 蒙骜、郑安平同下。四大铠、赵胜同冲上, 分开。)
赵胜 (白) 哎呀, 老将军, 你真乃神勇也!
廉颇 (白) 仗君之威, 与某追!
四大铠 (同白) 啊!
赵胜 (白) 慢着, 慢着! 大将军, 那贼败逃, 定归汾水大寨, 赢稷亲统大兵何止百万在彼。我军虽勇, 终是寡难敌众, 且请回城歇马, 等候魏邦援兵来到, 再作区处。
人马回城。
四大铠 (同白) 啊!
(同尾声) 堪夸将军神威震,
一怒杀贼十万军。
赵胜 (白) 今日解此危城, 实赖大将军之力。
廉颇 (白) 还是主上洪福。
(尾声) 老朽何能独力退贼人。
廉颇、
赵胜、
李同 (同笑) 哈哈……
(众人同下。)
(完)